春秋分記

二七

無傳

傳元年夏叔孫成子（婼之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丁仲切）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謀逐季氏）若公子宋（定公）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新注公衍公為昭公子季氏欲廢昭公之子而立公子宋故歸）

罪于二子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讎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榮

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　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

經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冬盟于郲即拔脩邾好也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傳見晉夏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

經五年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

敢卒無傳

傳五年夏六月季平子行下孟切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季氏家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費宰子洩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季斯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逐懷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而逐仲梁懷

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苫夷曰季氏家臣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强能自相制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無傳秋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鬭志曰顏高魯人之弓六鈞三十斤為鈞六鈞一百八十斤皆取而傳觀之陽州

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齊人擊之與一人俱斃偃
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魯人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
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
火故切曰猛也殿傳言晉無軍政二月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
焚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陽虎
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猛逐之顧而
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
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士鞅執羔趙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期以兵救孟氏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音吒暫也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免己於難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林楚怒馬及衢

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即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州仇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强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

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輜車名說文衣車也）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五年以此奔齊

張大同曰夾谷之會先儒皆以孔子相儀片言之間能却萊人兵已齊侯之享齊人愧謝遂歸鄆讙龜陰之田此禮義足以屈强暴之效也或者尚疑經不書盟而傳載盟詞恐未可信觀齊人之詞曰齊師出境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齊固暴矣而孔子答之詞則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此語殆似戰國辯士藺相如抗秦王於澠池之比以力爭勝耳使魯果要盟以得汶陽而常以甲車三百乘從齊師其何以枝梧耶諒聖人處變必不肯如此也私謂夾谷之會乘二國用兵侵伐之後幸而解怨以平孔子一出周旋數語以禮折衝而强國震懼請歸侵田此聖德所感豈可誣者今欲删載書之贅詞從經書會以全左氏之說然後知夾谷相會為孔子之功公穀並不載盟

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詐為齊使言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

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冬武叔

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程頤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而恃其

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乃至屢圍而不克帥師墮之費郈則墮矣成猶强不服是以公圍而不果墮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費斯得其義書此足以見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于禮哉

經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無傳

經十有四年夏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

父及霄無傳

傳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叛晉助范中行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無傳壬申公薨于高寢邾子來奔喪無傳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歸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不稱夫人不赴

何至命宰人冢宰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蒙葺公屋以濡物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三月縣教令于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言不備而責辦不可得瀋尺審切於是乎去表之稾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冬叔還如齊無傳

經六年春城邾瑕夏齊國夏高張來奔見傳齊叔還會吳于柤無傳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經七年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魯牢晉大夫過十謂范鞅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乃與之詳見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

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僖有繹氏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求成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

于邾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傳八年春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故魯人定十二年奔齊後自齊奔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輒也王問於子泄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立必有與斃

急則人人知懼皆將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泄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戍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鄫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奔魯為武城宰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相善國人懼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

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魯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三息暫切吳人行成將盟

宜絶句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已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問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欲戰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為右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樊遲也弱有子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

孫不能使是也雖然不狃當伍非將帥也恥誰不如而不走可也言惡足以為賢而不止亦可也徐步而死以為勇乎則不戰以為怯乎則不走勇怯無當特怨乎不以而捐一死以為名也是役也孔子得三人焉孟之反殿而策馬曰馬不進也孔子曰不伐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而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汪錡死孟之反冉有不

死皆見取於聖人不狃之死亦義乎孔子將稱之

不然不若不死矣故曰非死之難處死則難也

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字子貢）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

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灋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冬十有二月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

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

經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傳見吴秋公至自會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十有二月螽無傳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絶筆於獲麟左傳續經至孔子卒今自西狩獲麟下皆刪續經而不録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

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成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謂以成邑入齊）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

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好而魯永好）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定九年齊衛叛晉）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齊邑）

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

憖魚覲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傳十七年冬十二月公會齊侯簡公弟平公敬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

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吴公子姑曹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十二年武伯曰然則彘也武伯名

傳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而不見答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復來為此會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

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元夫人小邾女季氏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康子)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康子父之舅氏)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

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氏世勝齊故）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公子荊（哀公庶子）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得其親說）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

春秋分記卷五十二